

YE DU DALINCHÉ

夜渡大凌河

鮑明路著



## 目 次

|               |    |
|---------------|----|
| 运河堤·····      | 1  |
| 送别·····       | 3  |
| 滚开！美国佬·····   | 6  |
| 零下四十度·····    | 8  |
| 致哈尔滨·····     | 10 |
| 一个青年战士的歌····· | 16 |
| 兴安岭上·····     | 20 |
| 他掏出了苦水·····   | 22 |
| 纸条·····       | 26 |
| 夜·····        | 28 |
| 将军·····       | 29 |
| 老战士·····      | 31 |
| 放风筝·····      | 33 |
| 期待·····       | 34 |
| 夜营·····       | 35 |

|               |    |
|---------------|----|
| 文工团员.....     | 37 |
| 花束.....       | 38 |
| 雨夜.....       | 41 |
| 星.....        | 43 |
| 怀念.....       | 45 |
| 奔向锦州.....     | 48 |
| 夜渡大凌河.....    | 50 |
| 高射炮手.....     | 52 |
| 在战友身旁.....    | 53 |
| 炮声隆隆.....     | 56 |
| 大海.....       | 58 |
| 作战科长.....     | 62 |
| 10月13日早晨..... | 64 |
| 总攻击前.....     | 66 |
| 士兵的休息.....    | 68 |
| 追击途中.....     | 70 |
| 向导.....       | 72 |
| 胜利.....       | 74 |

## 运 河 堤

堤下是运河，  
堤上是人河。  
围着銀頂圈的小伢儿，  
唱唱蹦蹦；  
扛着新犁杖的老公公，  
眼流笑波；  
鈴鐺声声响，  
新媳妇穿紅戴花騎在毛驢上……  
挤呀挤的，  
喘不过气来了；  
笠帽挨着笠帽，  
蓝天也被挡沒了。

喂！老乡，  
你們慢慢地走呀。

累了，  
堤旁有凉亭歇脚；  
渴了，  
牛棚底下有茶缸；  
餓了，  
堤上尽是卖吃的小摊。  
放开大步走哇，  
堤是我們的啦！

瞧呵！  
新四軍的大炮架在閘上，  
小伙子扛着紅纓枪巡邏，  
女將拦住堤口在查路單……  
喂！老乡，  
堤是我們的啦！

1946年4月淮安和尚庄

## 送 別

——贈給一位同志的母亲

---

烏篷船

运河水

載去了母亲

风帆下

船舷旁

揚起白色的头巾

祝福你

母亲

乘着順风回吧

回到长江南岸

回到故乡家园

## 二

祝福你

母亲

你慷慨地献出了

心头的爱

你把你的儿子

亲手交给革命

心胸有大海样宽阔

你真是母亲般的母亲

## 三

祝福你

母亲

拭掉泪渍

乘风破浪去吧

运河的水是真媚的

平原的风是温和的

孩子站着的运河堤

是鲜血凝成的红土

一切都是光輝美好的  
去吧

母亲

祝福你……

1946年7月22日 汜水

## 滾开！美国佬

——一辆载着军事调处执行小组的美国人的吉普車，在淮阴街上疾駛

伸出鷹爪鼻，弹起綠眼珠，  
还扭动着弹簧似的脖子；  
这里不是第四十九州，  
誰看你那副神气！

葫芦装毒药，  
笑脸罩祸心；  
調停，調停，  
摆出个迷魂陣——  
要蔣匪帮乘机进攻，  
要新四軍站着挨揍！

疾駛过大街的吉普車，

活象天边墜落的扫帚星。

滚开，美国佬！

留神，

車上的挡风板能挡住风，

但挡不住激怒而起的

解放区的人民。

1946年8月7日淮阴

## 零下四十度

千里平原不露一寸土，  
但見烟泡滾地來，  
雪打眼，風透骨，  
松花江邊零下四十度。

沒有人敢停止腳步，  
怕汗水在背上凍結；  
胡須根根挂着冰屑，  
眼眶里象埋着冰塊。

耳朵、鼻子、手指，  
隨時要防止遺失；  
走一步抓一把雪，  
將發麻的臉頰揉搓。

要問这时候我們的心愿：  
赶快爬上老乡家的炕头，  
烧一鍋滾热的开水，  
洗一洗冰冷的脚布。

可我們到底是战士呵，  
天天不怕和死亡鬧别扭，  
又怎能計較这风雪之夜，  
計較今夜是零下四十度？

1947年1月14日卡路河子

## 致 哈 尔 滨

呵，你披挂着白鎧銀甲的城，  
你的儿子回来了，回来了。  
当当鈐响报告列車到站，  
輕快的乐曲在播放，  
等待在检票口的  
那个披着白羊毛头巾的姑娘，  
苹果样鮮紅的脸頰上，  
堆起了幸福的微笑。  
这一切多么平凡，  
然而又多么奇异！  
因为，  
我从风雪深处归来，  
我从松花江南岸归来，  
我从炮烟弥漫的前方归来。

那里，却有太多的苦难！  
那里，村庄如坟墓，  
人不作声，狗不吠影，  
棺材板代替了大门；  
十七八岁的大姑娘，  
没有棉裤下不了炕，  
白发稀稀的老爷子，  
因揭不开锅盖泪水纵横。  
新一军、新六军、还乡团……  
象毒蛇一样眼珠血红，  
只嫌杀得不够。

还不止这些……  
沈阳，灰色的高楼里，  
长满黑毛的一双双手，  
象爬动着的刺蝟，  
穿过军用地图。  
手指向东，牡丹江，  
手指向西，齐齐哈尔，  
一阵鸚鵡叫号似的笑声中，  
双双黑手又合拢来，  
将哈尔滨夹在掌间。

“哈罗，哈罗！”

“頂好，頂好！”

来自大洋彼岸的主子，  
来自南京的奴才，  
为即将到来的圣诞节，  
为即将被踩在脚下的哈尔滨，  
端起了酒杯。

然而，哈尔滨，  
你是我們城中的城，  
你是我們心中的心，  
决不允許敌人的鉄蹄，  
踐踏你純洁的胸膛。  
这，决不允許！  
出征大会上，  
战士們  
搖晃着黑的枪枝，  
搖晃着銀的刺刀，  
搖晃着醺血写成的决心书。  
为保卫你，  
我們向你道別，  
而后用双手扒开雪堆，

用膝盖撞倒雪堆，  
迎着信号弹的青光，  
驰过了一个黑夜又一个黑夜。

这些日子呵！  
点着的香烟刚藏进袖管，  
来不及多抽一口，  
军号又催促我们向前；  
抓一撮炒面刚送到嘴边，  
枪声突然响起，  
我们又拔步向前。  
骏马在雪沟里摔倒了，  
网丝麻绳缠住车轴，  
我们拖着炮车行进；  
战友在冰雪中失去了知觉，  
砍几根树枝，再绑上几件军衣，  
我们抬着他行进。

行进！  
穿过茫茫雪雾；  
给敌人个风扫残叶，  
给敌人个迎头痛击。

手榴弹来不及扔，  
往脑袋上敲；  
枪机来不及扳动，  
用枪托打；  
笨重的大炮也发起冲锋，  
直接瞄准敌人的鼻子袭击。  
是怎么回事啊？  
我们的两条腿，  
赛过了十轮卡车？  
我们粗劣的武器，  
压倒了美式装备？  
哈尔滨，亲爱的城，  
只因为我们心里，  
燃烧着对你的爱。

呵！你披挂着白鎧銀甲的城，  
你的儿子回来了，回来了。  
步出車站的拱門，  
紅軍紀念碑沐着冬天的阳光，  
依旧頂着蓝天。  
象一块块不等边的鏡片，  
小吃摊簇拥在車站四周；